

東塘集

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騰錄監生臣嚴續曾

騰錄監生臣俞光豫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三

宋 袁說友 撰

狀

皇帝登位六事狀

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歷數攸歸神器  
有託承太皇之命旨尊聖父之詔音嗣守丕圖撫臨萬  
寓天地開悅神人協和臣遭際明時至榮極幸猥瑣不  
才叨綴從列向者充員京邑屢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

之知媿無職守纖毫之報茲幸身逢華旦願瀝愚衷亟  
欲仰贊宏模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於踐  
阼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人心既得衆望  
已孚則天順人助四夷來王極治極功所不難致陛下  
嗣位惟新中外愛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之日臣  
不暇縷舉繁目願以當今可行足以收人心而慰衆望  
者有六事焉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條  
已浹月陛下追慕皇祖日赴臨殿號慟備至臣民歎嗟

惟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以來喪禮從薄遂有以  
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為天子者未有斷然而能復  
古也唯我壽皇聖帝頃罹高宗之喪斷自宸衷躬行三  
年之服孝誠之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適當以  
日易月禫除之初此正陛下盡孝竭誠之日夫壽皇之  
於高宗蓋子為父服是以為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  
皇則孫為祖服亦當行周朞之制臣願陛下體壽皇執  
喪三年禮做古人喪禮近厚之說亟下詔旨躬行周朞

之服令有司討論喪制凡御朝退朝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一躬行之此令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歎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敬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衆望莫切於此且今之敵人猶能慕我壽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日躬行三年之喪彼且能爾今周期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倘聖意以為無難即乞速降指揮不勝臣子厚幸其二曰昨日恭聞已降指揮宣押宰臣留

正仰見陛下握符御極知所先後倚任大臣共圖盛治  
規模宏遠將致太平天下幸甚臣竊意留正必須抗章  
牢辭未即赴闕願陛下體古人進退大臣以禮之意深  
以朝廷輔佐之任為重與降詔趣還俾之必來則陛下  
禮貌大臣無愧於古先哲王矣至如起居郎陳傅良憂  
國愛君不得已遂納祿而去樞密院編修官楊方以前  
日時事未順亦投劾而歸二人者皆一時人望所屬臣  
願陛下出自聖意亟下詔旨並令日下依舊前來各供

舊職豈特以收結士心亦於贊襄治道大非小補其三  
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密贊治道裨益聖聰頃歲  
高宗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之道今陛下  
繼天作主舉行新政要當廣開言路崇用臺諫臣願陛  
下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飭臺諫令各盡乃職知無不  
言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言路既廣聖德彰聞治  
效日隆下無壅閉初政之要無以越此其四曰向者壽  
皇聖帝初罹高宗之喪教坊樂人及一應俳優伶官等

並行罷逐今陛下嗣服之日適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  
指揮應樂人及俳優伶官等並權令逐退候終喪日續  
聽指揮亦以見陛下聖德之至也其五曰自古人主規  
圖極治增益聖聽未嘗不求言納諫以廣聽聞漢董仲  
舒謂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此蓋帝王之  
要務也今陛下嗣服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鯁政  
事之當否民情之休戚儻非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  
朝祖宗即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遵承以



為家法然而求言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今朝政闕  
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願陛下亟發詔旨先令在朝  
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日內各上封章極言  
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儻未能盡經乙覽即乞  
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掇其必可施行者類申朝  
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間有關繫陛下躬行者亦令  
大臣別項敷奏陛下恪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  
駕而齊驅矣其六曰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



遂降九月明堂指揮陛下即履寶位與太上皇帝事體  
不同參之禮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  
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所礙陛下臨御之  
初正欲修明號令聳動觀聽臣願陛下以明堂尊父之  
禮既有所礙亟與大臣商議仍舊講行郊祀之禮如冬  
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郊祀之例別降德音  
其肆赦支犒恩數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  
揮施行庶幾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歛

福庶民實為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  
即侍天威面控愚慮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亟具奏  
劄上瀆聖聰惟陛下諒其忠悃而早行之至於躬節儉  
之德以先天下惜內帑之財以養國力兩宮定省之日  
風雨不渝奉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信大臣視為心腹收  
召人物必先忠良早朝晏罷日以勤政為務臣下章奏  
可否隨即施行內侍之任以忠直老誠為先見在宮殯  
稍加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合舊制而後行左右請求

必惟成法而後與戒飭諸屯主帥務令修舉軍政申嚴  
沿邊守臣專以固圉為職凡此數端望陛下曲留聖衷  
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  
控瀝之至臣昧死

過宮後再入奏狀

臣竊惟天人之際自三代以來已不勝其說矣至漢董  
仲舒則曰災異譴告是天心之仁愛人君也蓋天心君  
德實同一體災異譴告所以時示儆戒非惟亂世而治

世亦然人君苟能因災而修省觀變而克懼事合其宜  
政得其理則天心昭格帝祚靈長有不待祈而自至者  
考之古昔成湯六事自責而造商宣王側身修行而興  
周其所感召昭然不誣可不信哉可不畏哉恭惟陛下  
神聖文武有不世出之英姿仁慈聖哲有君天下之大  
德俯視漢唐誠有餘矣然而受列聖積累之祚承光堯  
中興之業膺壽皇付托之命憂深慮遠莫切於此固有  
以奉天心答天貺也廼者螢惑失次太白晝見金星掩

心大星行都地震亦廣甚者太陽中天而黑子磨盪黑  
侵亘天而赤氣乘之旬月之間變至五六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逮於望日陛下肅駕乘輿展禮慈極都邑  
之內耄老稚幼瞻望翠華無不鼓舞變憂懼為和氣易  
譁謗為歡聲曾不信宿而瑞雪時至又不兩日而太陽  
復明以至羣陰消伏星軌浸順夫以前日如彼而今日  
如此豈非災祥之機闕於陛下舉動之頃耶何其響  
應之速如此也臣懷不自已輒盡愚衷深惟天意之難

湛端係人主之一念無曰高高在上靡所聽聞常使兢  
兢在念罔敢失墜自今以往臣願陛下修省戒傲愈久  
愈篤堅志詳慮細大必謹勤兩宮定省之奉念萬務安  
危之機倚信大臣開廣言路撙節財用日積而歲贏省  
覽奏章朝入而暮報皆君人之實德治國之大本也陛  
下天資英睿即是數者而加之意則天心喜悅帝命眷  
顧和氣致祥何事不立豈惟前日災異倏然無之而天  
道好還必有助大業而成大功者豈不偉歟臣本疎庸

誤被簡擢以論思為職用敢盡言不隱以答天地之造  
惟聖慈留神苟臣言不忤於宸心即聖德仰當於天意  
干犯疏宸隕越不勝取進止

又奏乞過宮狀

臣近以事勢迫切當貢封章乞早過宮以弭外變雖小  
臣狂僭宜在譴呵然父子之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  
資誠孝聖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  
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分而側聽旬日警蹕未鳴人言



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臣才非中人位叨  
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迫誠恐禍變  
之鼎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自古人主所恃  
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為無敵  
富為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  
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  
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  
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靈長富貴長



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消月亡使社稷為墟身危  
國滅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彝之同然無如  
父子之至愛雖在襁褓之內皆知父子之親閭小人  
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以死而力爭其間悖  
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  
易知其事為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  
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倘不念人心  
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

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今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  
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而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  
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炎而定省愈闕人  
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競秀未聞恭請也玉津  
近地乘輿獨出而過宮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  
曰陛下怠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怠於事陛下矣  
夫衆怒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  
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囂囂然言傳於道矣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  
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羣臣  
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家喙市有市閔  
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為壽皇太息之意無復  
察陛下過愆之跡大義所迫人心瓦解所不可知所謂  
外敵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  
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之向背維持之實  
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為亟圖之計翻然知悔即日過宮

則人心帖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今天下謂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闈歡娛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決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而不行也報政大臣朝夕奏對冀陛下天理之復明釋去往咎以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而不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於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

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實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  
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而自覺於中乎臣請為陛下言  
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斷  
以獨見不惑羣議驟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  
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聞義理  
高宗皇帝仙御上賓壽皇雖在衰經之中而即授神器  
曾不肯少遲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  
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

於陛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日始見矣况壽皇之愛子  
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軍  
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  
揖遜授受何疑何忌迺有二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  
誑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搖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姦  
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  
邪論浸淫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威顏過嚴  
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

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謀於後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  
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  
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母相見鄭莊公母子自誓曰不及  
黃泉母相見也此皆亂世名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  
此且夫怨忿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遊施於  
鄰里客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弟弟弟猶以為諱孰謂父  
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  
慄瞽瞍底豫陛下之蒙愛壽皇者非可與舜並言也果



何所事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  
仇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  
忿角勝之為乎臣願陛下觀壽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  
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翠華甫駕喜溢慈懷  
既成父子相見之懽即知彼此無可疑之實臣學問荒  
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聰然而職在  
論思有犯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次述毋自  
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



賜過宮天下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旱變以召  
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  
視為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  
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禍變之來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  
忠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  
常言而忽之

獨銜入奏乞過宮視疾狀

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哲超邁古昔臨御以來勤卹民隱

勵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至於事親思孝人道大倫尤為陛下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敬事也重華遠於南內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宮愆期宰從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以冒天聽然而警蹕未聞日復一日

人心搖動中外憂惶臣幸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  
言以驚動聖聽膚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  
班出入禁闈比因羣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日孝為百  
行之先又曰朕欲得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宮天理  
昭晰良心渾全陛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趨趨  
未行欲駕復輟者聖心殆將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  
非外庭小臣所可測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  
如臣輩可以逆料臣茲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歲因

嘗有疑矣遷延猶豫凡八閱月羣臣封章抗疏不知其  
幾聖度優容盡釋疑慮竟納羣臣之論奏遂回父子之  
良心仲冬既望長至元日而過宮者三焉冊寶禮成兩  
宮胥慶雨雪應瑞羣氛消除四方萬姓懽忻鼓舞當是  
時也壽皇天意忻愉款留竟日方陛下娛侍膝下凡壽  
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壽皇拳拳愛子之實  
陛下所目擊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  
夫後之視昔以前日徒為無故之疑而終於無可疑之

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一也自古父子之間固有嫌且隙者矣諸子有嫡庶則毀譽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言毀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賓壽皇亟禪陛下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

陛下可以於此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  
小人邪言仰惑聖聽夫以聖度高明小人之言必有洞  
見然而奸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  
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夙留宸  
衷先入固已多矣陛下一人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  
陛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慮判然無  
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今已彌月  
竊聞聖恙始苦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

絕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  
春秋既高豈宜久抱疾疾醫官日申一一可考陛下當  
此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  
視疾兼壽皇尤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骨肉  
之至親纔侍慈顏必寬慈抱慈抱寬則疾自愈於此時  
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  
臣竊聞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宮問安雖陛下  
過宮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



陛下過宮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  
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動心矣又曰壽  
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念矣嘉王  
陛下親子非若羣臣之疎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語  
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  
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弊唇腐讒譏而不  
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堯舜三代之域今日過宮  
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倡為



駭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說以誤陛下  
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事凡  
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之情了無一事一  
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倘不能百口祈哀冒  
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茲幸自兩  
三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  
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羣臣奏請不俟過宮日分  
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修問

安之禮慈抱必大懼愉天顏必大喜悅聖體餘恙自然  
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哉孝道以  
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譁謗以弭禍機凡此數者  
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瑣碌碌以朴忠自信蒙陛下連  
年親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不避天誅  
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迫於愛君言不知諱惟陛  
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瀝血戰灼待罪之至  
得聖語令與部中官商量同衆從官入奏狀

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  
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戶部  
侍郎臣袁某奏事乞早過宮面奉諭旨令與部中同官  
商量臣鏜某即以聖語宣諭臣點等竊惟過宮之禮本  
是陛下常行之禮止緣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  
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  
未一行今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商量則是尚懷疑  
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今浹月醫官日申

厯厯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宮問安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日來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蓋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樂不肯服藥事體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乘輿少修定省非惟壽皇當疾疢之中得見陛下必大喜悦不藥自愈而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宮亦可少息軍民之憤兼自旬日以來居民搖動遷徙大半居城內者則移居村落居

近郊者則移居傍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為之倍長甚而兩宮各分囊橐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亂世亡國氣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宮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天性也若父子道絕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禍亂未有不由是而作也臣等實以今來事體止在陛下過宮之頃外此無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

收人心以遏禍萌莫此為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實商量之說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迫於愛君再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同衆從官乞過宮上壽狀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顙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重至大決意必

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間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勞之恩專就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臣萬年之觴不曾過宮已是失禮今日嘉王壽親之



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頤神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由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無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侵亘天萬目駭觀螢惑見入太微垣

逼近內屏房心為明堂正屬宋分太微內屏切近帝座  
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災衡嶽山顛正逼祠  
宇劔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  
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嶽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  
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問閭衆而三軍  
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  
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於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  
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

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搖動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表傾盡於此伏乞睿照

獨銜自入奏乞過宮狀

臣輒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召晉擢盡出親除今叨特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事變一有巨測不能剗瀝肝膽罄竭忠誠以效古人正救之義是有負

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人情惶惑憂懼  
皆以陛下久闕慈幃定省之禮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  
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企望翠華一出何止以日為歲  
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宮百官軍民惕惕惶  
懼且臣自積日以來親聞都人私語籍籍是以十九日  
臣同衆從官趙彥逾等亟具奏劄控告陛下乞於會慶  
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弭不測臣亦竊意陛下  
於此上以聖父欲得相見之切中以臣子控奏懇惻之

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出不謂又降免  
過宮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親  
見外而居民內而禁衛上而搢紳下而走隸相顧嘆息  
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緣既廢玉卮奉觴之禮重華殿  
下御幄在側設而弗用鼇山前列不聞三呼大樂弗陳  
壽儀俱廢人情憂愧無不咨嗟閭巷所傳尤為不一陛  
下不急為之改圖實恐他日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  
以聖父聖子初無疑隙斷以獨見亟於二十四日至二

十六日三日之內選定一日就今日先降過宮之旨所  
有百官賜宴候過宮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  
填紛紛多端之橫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解外敵傳聞  
輕視之玩心安危利害實關宗社毋奪於間言毋變於  
臨時惟陛下曲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扣頭瀝血  
之至臣孤遠一身蒙陛下親賜拔擢至此豈不願仰承  
聖意貪榮戀祿實以過宮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苟容取  
悅隱而不言萬一事出非意驟撓聖懷臣之孤負聖恩



萬死不足敢望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  
語有欺掠譽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  
區大願臣雖已同趙彥逾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奏聞外  
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  
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  
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人情憂惶之變復不忍躬蹈欺  
君容身之罪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  
衷而赦之臣百拜無任死罪

同衆從官待罪狀

臣等二十二日當具奏劄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乞賜  
罷黜方此震懼俟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並今日下依  
舊供職聖恩深厚感極涕零臣等誤蒙陛下拔擢置在  
從列豈止為臣等爵祿之計正欲其因事獻忠有所裨  
益臣等亦豈忍自謀其身輕為去就實緣累乞過宮未  
見施行中懷疑懼臣等不勝愛國憂君之心所以冒犯  
天聽今來翠華未出臣等若便強顏就職姑為前說莫

以塞外議臣等之罪愈大矣是敢再此控瀝依舊居家  
待罪伏望聖慈察臣等惓惓愚衷思宗社安危大計不  
俟過宮日分即降指揮斷然一出風雨不渝臣等既畢  
扈從退即供職不勝大願疊冒隆威無任戰灼激切俟  
命之至

獨銜再入奏乞過宮狀

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從列竊惟臣子  
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况

陛下崇獎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倘懷顧避之心則  
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奏迫切乞早過  
宮天語再三曲加領畧面諭臣等定以十七日必駕乘  
輿臣不勝雀躍鼓舞惟是臣粗有悃愾欲得面奏屬綴班末  
不敢躡次茲幸玉音確許定日用敢敷陳萬一以冒聖  
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非過宮日分須合預降指  
揮又緣自累月來久闕定省常禮中外臣子引領俟命  
今陛下既以定日而許從臣俄頃之間外已傳播皆謂

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宮遠近翕然相傳無不以手加額  
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  
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從列小臣亦無顏面可見君父兼  
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聖懷顛望陛下一來何止以  
日為歲今日從臣同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  
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  
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橫  
議別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叵測何所

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宮之旨毋奪於臨時無  
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  
少掩外觀稍息羣謗消弭不測之禍慰安兩宮之心一  
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頃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  
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離間欲得調護  
臣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  
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  
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

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頤神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聖心寔生事端撰為離間因惑聖聽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來之疑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頗及唐元宗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



位靈武懷自立之嫌今陛下以禹繼舜揖遜授受其視  
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宗內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則墮  
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竟成終天之恨今以聖父  
聖子兩宮懽愉壽皇果斷剛明姦人誰敢肆其志陛下  
聰明英睿左右孰得逞其私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  
今日自無可入之隙陛下正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  
胎之萌曲意慈闈力盡子道亟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  
宮鸞馭順動人情帖然了無浮言可撓聖聽儻或事有

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斥所不敢辭如蒙聖斷無忌無  
疑命駕如期一洗羣惑豈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  
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不勝至榮大願臣仰溷宸嚴罪  
當萬死惟陛下矜其愚忠而救之

又入奏同前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輒具奏劄干犯  
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亟賜施行而陛下優納其言未  
加誅譴臣不勝感極涕零之至茲者復以事勢迫切非

前日比備位從列職在論思豈可憚於再三不以亟告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慶聖節之後今四日矣宰執控瀝懇告百官奏疏痛切恭聽過宮指揮以時刻為歲至今未降指揮人情愈更憂惶口語沸騰雜出如宰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則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命而已最是百姓譁言軍人偶語扇搖鼓衆思倡亂端人情至此陛下豈不畧動宸慮茲又傳聞即有伏闕上

書者必須羣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已是鼓動衆情馴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使朝廷事勢宮闕氣象一至於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哭復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以行誅戮苟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

聖豈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宮之事為終非所安以目下軍民譁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過宮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宮為必當行之事非不知人心動搖為可憂所以猶豫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宮自知非便外議紛

煽粹難撫定因此宸衷未決愈難一出然臣今有一策  
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了無纖芥可疑壽皇聖壽今  
將七十來年於朝廷萬事愈更毫髮不與父之愛子天  
下大同陛下因何見而起危疑之隙若因浸潤之言左  
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親子可以浸  
潤左右而離間我者哉此決然斷無可疑也陛下觀前  
日壽皇批答侍從之言有云自秋涼以來每欲與皇帝  
相見此語切切愛予急急欲見之意陛下可以灼然無

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即過宮欲乞陛下先密以宸翰一緘如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會慶聖節翌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悅欣愉當須賜答力求招請然後陛下降指揮云來日過宮其重華宮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食錢陛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願陛下



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宸過宮纔畢萬  
事悉定懽聲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宮欣慶  
父子交歡中外翕然陛下於此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  
安聖躬必無橫議以擾聖聽豈不樂哉豈不樂哉兼慈  
福冊寶之禮冬至上表元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  
然後禮成目今若更不出則是時陛下愈以為疑忽又  
不過宮則冊寶之禮便當廢矣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  
下謂朕當親率羣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

言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宮至上冊寶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頓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天地如事父母竭忠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同衆從官八奏壽皇聖帝狀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先堯垂耀萬

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  
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  
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眷免  
然而因循日久寔闕禮文觀瞻所關馴致疑惑而皇帝  
天資恭謹兢業過甚深念承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  
嚴憚儻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竊恐漸成疑  
阻闕繫非輕今茲會慶節禮合上壽伏望睿慈勿復先  
期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

三宮懽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於以釋四海危疑之心於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同衆從官宣引入對狀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

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  
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  
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  
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嘵嘵冒瀆聖聰第以  
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  
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  
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  
間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

以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  
戲言况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於再  
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伏惟陛下容納  
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  
而復輟日復一日寔為常事闕繫非輕今來欲望聖慈  
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  
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  
良可惜也臣等前次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

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  
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  
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  
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巨測非敢以引退為高  
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  
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議

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諡號議



比準尚書吏部牒催坐都省劄子本月十七日令赴尚書省集議至尊壽皇聖帝諡號具議狀或各為之議或並為之議某竊惟基厚者勢隆位尊者名顯載考三代而下垂光錫祚赫奕蕃行功德隆厚彌久彌昌未有如我宋之盛者也故廟號稱美極其尊崇盡棄歷代之陳言肇新臣民之耳目萬世無極四方歸尊至若功高德大巍巍蕩蕩而無能名一字不足稱揚羣臣無能名議則太祖太宗高宗之廟號實用萬古同尊之稱焉太祖

皇帝開基立極太宗皇帝繼志述事高宗皇帝撥亂中  
興功高無紀極德大無比擬曰太曰高以萬古同尊之  
稱見該括形容之意今來恭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  
號某獲以從列與聞其間敢以愚言上禪末議考之古  
昔曰太曰高曰世曰中此四字者實古同尊之稱出於  
諡法之外也曰太曰高謂功高德大而莫能形容也曰  
世一字則與太字高字並行蓋言祖功宗德已盛於前  
而繼統之主復能以功德世之於後故必以世字稱焉

古人有言曰世世修德蓋能世其美也世世獻於廟蓋能世其祀也天子之子曰世子世天下而為天子也諸侯之國曰世爵世其國而有爵也命卿而曰世祿官族而曰世功雖尊卑禮體之不同而世之為言其意則一歷稽往代以世為廟號者必其功德彰顯克紹祖宗臣民難以定名不容與列廟等西漢武帝為世宗廟當時之詔則謂功德茂盛不能盡宣東漢光武為世祖廟後世之釋則謂祖功宗德而能中興於此見世之為號既

以當功德之難名且以祖功宗德之有繼是故皆以世稱焉下至唐代宗猶且因諱遷就以全其名周世宗亦且侈大武功以尊其號豈非一代之主皆合以世字同尊之稱以嚴其廟有不可已者方今日太曰高之號既見於前矣則世宗之稱可使後有闕文乎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聖睿文聰明英斷有大有為之志有君天下之德在位二十七年篤志慈闈定省無闕高宗上賓終喪三年孝於事親者極至也水旱變異則發政施

仁求言引咎迄遠感格誠於事天者極至也春秋漸高  
倦勤萬機靜處北宮怡神澹泊是以付託為重不以天  
下為樂也薄征省賦蠲者什五內帑儲侍以助經常是  
以民生為重不以天下自奉也恩被公族義形閨門總  
攬權綱無有私謁齊家如是其謹也除授合人望黜陟  
當功罪羣下遵職趨事赴功官人如是其嚴也夙興視  
朝日是訪問夕召儒臣講論幾務勤政有如此者食菲  
衣綈不事華靡臺榭無增下無橫賜儉節有如此者刑

貴不殺而比於死者悉議減貸天下感壽皇之仁網理  
萬事動中機會而莫能遁天下服壽皇之明是以六府  
順叙百嘉鬯遂銷鋒灌燧天下無犬吠之警投戈縱馬  
外敵有嚮化之意孩提能言之童無不知戴豚魚含氣  
之屬無不均育聖躬不豫而天下之人籲天請命以祈  
萬壽升遐之日而天下之人哀痛激切如喪考妣功大  
德盛追迹祖武如天地覆載莫測帝力如日月盤礴弗  
探底止雖欲多言擬稱不可得也不識何所諡號而能

盡形容乎求其說於一字之微則恐得此失彼泥一二遺千百求以稱美或轉致狹小也夫惟上以紹太祖太宗創守之規中以繼列聖盈成之業終以慰高宗付托之重克世前人之績對越在天之靈功德盛大用濟登茲豈非祖有功宗有德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又能以功德世之乎某輒貢斯議敢恭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曰世宗既以見祖功宗德垂於前而孫謀之有繼又以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功德著於後而紹述之無



愧總括衆美於無得而言之中全備功德於世世相承  
之際雖曰前代已用之字實與曰太曰高並稱是足為  
一代非常之主之諡不遑之議惟朝廷審擇焉謹議

東塘集卷十三

...

...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四

宋 袁說友 撰

表

謝知池州表

八年就列久玷中除千里分符復叨外寄賜覲方辭於  
楓陛誤恩遂躡於瓜時趣至治封具宣德意

中伏念臣

本無才業偶玷儒科蚤從州縣之遊猶識簡書之畏不  
知為政肯辭了事之癡尊其所聞獨念壯行之學頃四

科之辱薦旋一職以留行回翔學館之中伐檀可刺再  
攝郎闈之職越俎尤慚在朝空歲月之深報國茂絲毫  
之有分甘三黜寵畀一麾錫命為優方賜便朝之對玉  
音載獎無非華袞之褒治不素習而陛下謂其優為才  
弗適時而陛下稱其有用命之宣旨而驟膺付委見之  
位次而獲赴事功果籌易地之宜遂冒積薪之媿君恩  
至此臣職謂何永惟池陽實在江左雜居共處軍民必  
貴於調和名存實亡財貨深防於滲漏士欲礪行則教

化之當務吏欲防姦則寬猛之得宜還盛時風俗之淳  
寬聖上顧憂之意祇虞涼薄曷稱使令茲者伏遇皇帝  
陛下虛已受人大明燭物處萬乘九重而親屈欲寸長  
片善以兼收天下餘三百州每加眷注民安惟二千石  
尤急選掄察臣頗熟於民情俾臣輒試以郡寄臣敢不  
仰遵聖訓頗激懦衷理財首務於節財聽訟必期於止  
訟牧人禦衆誓堅摩撫之心才絀地隆莫盡糜捐之報

謝知衢州表

五百里甸服莫重畿藩二千石起家誤當中詔政使自  
為推擇何以獲此便安仰涵天地之恩頻劇淵冰之懼  
臣某惟此衢郡實今輔邦人物盛於承平之時庶幾樂  
土舟車指為走集之地見謂要衝然而州家之入僅給  
於旬時縣官之供有嚴於寅夕非盤根錯節以別斲刀  
之利則汗顏血指而羞袖手之觀若其毀日至而即墨  
搖疑言聞而漢守懼雖憂畏之未免亦調護之甚難臣  
非其人任豈堪此上恩隆厚謂其頗識德意於立王之

朝天鑒高明諒其嘗更治民於考功之日遂付內郡俾  
圖外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斷自天照臨如日急先  
庶民之安馴補九卿之缺析符重矣濫吹斯何臣第知  
身修而免官謗奉天子命所當宣化以承流畏聖人言  
惟有愛民而節用少殫一得以報萬年

謝提舉浙東茶鹽表

一再命以為州咸亡善狀六百石以察郡誤拜渥恩身  
慚安便之為優衆謂甄陞之特異乾坤德大毫髮命輕



謝中竊惟斂散之權莫重常平之使山澤之利權以裕國  
倉庾之儲均於及民惟源流本末以阜通則上下有無  
之兼足豈特欲九年之並蓄亦戒夫一孔之不遺恪恃經  
常當辨取予至於民情休戚之本吏治臧否之分事無  
壅於上聞澤乃周於下布求稱厥職益難其人如臣慙  
愚殖學荒淺謂其嘗更中外之職有志斯人尚可俾乘  
軺傳之馳往承休德庶以異時布宣寬大之意而為今  
日激揚清濁之公曾下下之考而未書迺皇皇者華而

遽遣就臨所部實寵其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  
工鑑觀庶物與我共理儻田里有庶民之安惟爾之能  
則金秩示列城之勸博求任使下及孤蹤臣敢不尊其  
所聞期於不負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肯務空言或登攬  
有澄清之風尚希則哲力殫所學仰答殊知

謝提點浙西刑獄表

假東倉之節曾下考之未書冒西憲之除忽上恩之誤  
及敢矜攬轡實懼褫擊恭承聖訓之丁寧惟有愚誠之

罄竭謝中竊以成而不變君子所以盡心苟得其情聖人

矜而勿喜仰惟九重臨御之始首重四方典獄之司任  
德不任刑深念累朝之家法繼明而繼聖用宏一代之  
丕規爰於臨遣之間曲示訓詞之寵公明詳審四字以  
為之師枝蔓淹延一言實中其弊至於特頒詔旨明飭  
憲章大哉王言方申重巽之命儆于有位敢徇故常之  
私必也通材乃副隆指如臣者本書生之習無吏道之  
師內職外庸痛熟朝廷之德意寸長尺短莫酬聖主之

深恩徒懷學道愛人之言願為報國事君之地敢期一  
歲而有再遷畀之一道之祥刑近在三吳之畿甸未能  
讀律恐弗詳司空城旦之書期於無刑或少効有司  
牧夫之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覆下天德出寧明  
於五刑之中式孚有衆使無一夫之獄必惟其人而臣  
猥以戇愚濫膺差擇躬趨楓陛親拜玉音進之可用之  
實才至謂有符於公論雖與人為善恍如錫命之自天  
而被寵若驚但覺措躬之無地臣敢不佩昕晨之面命

奉壬午之詔條宣特辨獄訟於雀鼠之疑恪遵三尺凡以效涓埃於海嶽之積必究萬分

謝直顯謨閣知臨安府表

在都公之列久已具員尸京邑之權又叨任劇寓文謨之峻直仰宸眷之過優恩重丘山懼深淵谷

中謝伏念臣

本以書生之習初乏吏才之長委質聖時濫中朝列學省瀛洲之英選郎闡樞屬之清班繼詭民庸游叨外使再紆使節三握州麾莫非政拙而心勞正以力小而任

重精神疲於繁劇毫髮無所建明誤蒙聖主特達之知  
旋拜朝廷號召之寵為郎銓部列屬宰司半歲周行之  
間五趨漢庭之對俯欣一遇莫報萬分未干曠職之誅  
乃冒陟明之典深惟天府實重日畿彈壓不足則姦宄  
無以戒懲寬猛或偏則威惠何以悅服難行者挾城社  
之勢無厭者縱溪壑之求一語不售則怨謗隨之百謫  
既盈而蹤跡殆矣藉使才望之兼足猶懷成敗之可疑  
詎容微臣堪此重寄雖無心而應事必出於至公然當

官而行情豈免於少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極治  
總攬衆才念首善於京師每留神於岳牧謂臣粗知法  
守或庶幾公爾以忘私察臣久歷外庸或熟於愛人而  
節用誤當推擇俾殿浩穰臣敢不益尊所聞求稱隆指  
平生報國勤勞敢計於一身竭力守藩根本願先於諸  
夏

辭免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表

恩榮誤及震悸弗遑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乏才望連年



奔走失故步於邯鄲半歲浩穰復具員於京邑仰惟朝  
廷使令之寵敢憚輦轂彈壓之勞雖鞭策之備嘗曾涓  
埃之莫補精神疲於任劇齒髮至於頓衰所幸憑藉國  
威宣明德意盜賊屏戢善良安安偶千里之無虞而百  
謫之未至方需旬月之及力控籲天之私忽冒月卿俾  
重天府惟課功之亡有於進步以奚宜冒昧而居顛隳  
可卜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無名之誤寵全向暮之孤  
蹤貸其職業之未修姑仍舊貫念其心力之已竭或畀

祠宮庶穆公言少安愚分

辭免知鎮江府表

龍光渥洽駑質戰兢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聖格  
言昭若日月若貪榮戀祿不知自反必將上玷國恩下  
貽司敗伏念臣無才無智不學不武誤蒙三朝使令致  
位通顯鄉者叨典六部三歷帥藩萬里東西勇於承命  
政以年未六十驅馳奔走惟恐不逮今臣年將七十筋  
力頓衰位已極而身災福已盈而禍及粵自春初一病

逮今飲食減少形體憔悴衆所共見已蒙聖慈諒其無庸憐其有疾俾歸田里控辭新渥未拜俞音更冒藩宣之除益重顛隳之懼竊惟京口重鎮為國屏翰軍政雜蹂舟車走集必有威望乃任彈壓必有智畧乃為保障此其所長臣無一有況復支離抱疾頽墮孱軀千里長城必致仰貽憂顧捫心揆已實不敢前若冒昧而行則犯古聖之訓干清朝之誅臣欲望聖明鑒其激切之詞知其必至於敗事寢免今來知鎮江府恩命賦之外祠

俾從休養他日儻未溘先朝露犬馬之報赴蹈之役臣  
不敢辭

謝除權戶部侍郎表

天府充員久無善狀地官擢貳忽拜誤恩敢懷持橐之  
榮實負褫鞶之懼乾坤恩重螻蟻命輕中謝竊以道御權

用之既分而本源末流之莫辨上嚴期會之迫下盡錙  
銖之供流弊至今其術益陋況茲水旱相仍之後州縣  
竭力之餘知予為取之甚難損上益下之尤急必有心

計之士迺無面牆之憂伏念臣起自寒生僅存樸學彈  
冠以仕蚤陪內署之嚴懷紱而行妄意外庸之詭七拜  
節符之甚寵一無毫髮之可書誤叨驛召之嚴洊遙駕  
行之邃綴班郎省列屬中臺方京邑素號於才難而書  
生乃承於人乏老馬未閑於識路如童祇怯於負山志  
廣才疎漫費朝昏之役心勤形瘵空慚歲月之遷了不  
立於事功久已多於瘵曠賜覲屢瞻於咫尺拜恩特異  
於尋常忽被絲綸俾持荷橐惟此聚人之本繫於生計

之臣欲坐致於錢流正有資於鞭算有如淺陋將不勝  
鼠技之窮儻誤使令豈特玷雞翹之選懇辭弗獲怵惕  
是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天臨至明日照睠言語  
侍從之列必惟其人念經常簡易之司急先為務擢茲  
民部濫及微臣敢不念肥瘠之所關稽制度以為節朝  
有政事自無不足之虞職在論思更盡竭忠之報

辭免權戶部侍郎表

恩榮過分戰灼靡寧伏念臣空疎不才愚戆自守書生

不識時務僅能為章句之儒仕者願立王朝偶復綴班  
聯之末蓬山蘭省今十八年英蕩竹符凡六七任念劇  
繁之屢試曾績用之茂聞久當輦轂之司妄意涓埃之  
報勤雖補拙力弗勝心已寬百謫之誅敢玷貳卿之選  
惟民曹劇任皆一時秀穎之英豈樗杜散材冒兩禁持  
荷之寵儻昧本末源流之旨必乖經常簡易之宜自知  
甚明官謗可卜伏望聖慈俯憐危悃亟寢誤恩別選英  
賢俾任論思之責庶幾名實一歸綜核之公



謝除戶部侍郎并賜金帶表

六卿分職愧攝貳以何功滿歲為真忽疎榮之誤及僥

踰有覲懇避無從

謝中

竊以損上益下王政之所先傷財

害民聖經之深戒惟調度獨關於泉貨而盈虛盍究於

源流取予必知深懼及民之斂毫釐既析難逃致旱之

誅固知川竭而谷虛所貴下肥而吾瘠在於今日尤重

得人如臣者徒有戇愚本無能解盤根錯節敢云屢涉

於險艱歷塊過都未必盡閑於道路顧以面牆之學曾

何心計之優躡處民曹濫司國計適有浩穰之費更當  
饑饉之臻收之桑榆莫補東隅之失譬之江海惟有漏  
卮之憂雖鞭算之可施悵錢流之無策茂聞兼足僅免  
乏興欽承天子之威遂正司徒之貳莫非王事宜當言  
日月之功全荷君恩將益重春秋之責拜兼金之出筭  
俾束帶以立朝雖寵一身但虞三褫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作新初政興建太平守位曰仁深究聚人之旨以義  
為利大培立國之基弗輕主計之司每示陟明之典遂

容瘝曠亦冒寵除臣敢不念藏富之在民知生財之有道制用而於歲杪方仰承政事之修盍徹而對年饑庶獲覩君民之足誓殫駑力少答鴻私

辭免除戶部侍郎表

臣拱聞寵命深切震驚竊惟人臣不當以日月言功公朝要先以名實為重臣濫巾版省不過簿書期會之勞躡迹禁庭又無朝夕論思之益至於不加之賦而上用足知予為取者政之宜此意懜然捫心愧甚恭遇陛下

皇天眷命初政清明而臣乃以書生謬司邦計適當國  
家多事之際郡邑告歎之餘經常之數既蠲費出之供  
則倍急或重於貽害緩未免於乏興雖左支而右吾亦  
前跋而後寔思欲不擾而辦每懼其為也難徒叨歲月  
之遷竟蔑絲毫之補乃從幽黜忽拜真除位正貳卿匪  
同攝組秩高三品益峻官聯凡此僥逾必難稱塞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淵聽亟寢誤恩毋拘滿歲之真姑從反汗  
庶追終朝之禡誓畢捐軀

謝除權戶部尚書表

小司徒之職掌久懼罔功太常伯之攝承更叨異數委  
責彌重寵光益新謝中伏念臣殖學亡堪登朝有愧早荷  
阜陵之識擢館學備員更辱太上之甄收節麾屢試昨  
自神京之衆大載登民部之劇繁罄竭蠢愚肅祇供億  
屬年饑之驟至方國用之未充區區心計之闊疏何施  
剗撥僅僅目前之酬應猶足支吾再越歲年之更了無  
毫髮之補譴已盈於百謫去何止於二宜忽承天寵之

優就陟地官之長惟班聯愈峻久弄印以不除豈績用  
弗聞乃歷階而冒進短技莫堪於出納覲顏滋厚於忸  
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履儉勤治先總核均節邦賦  
謹周室羞服之規久任計臣體漢家倉庾之意謂臣不  
擾而粗辨知臣靡事於空言欲責乃成姑懋其賞臣敢  
不率循舊職加免新功恤民窮以寬賦租廣君上深仁  
之澤及年豐而備儲蓄裨國家根本之圖不負褒稱是  
為論報

辭免進呈徽宗皇帝玉牒孝宗皇帝光宗皇帝

實錄轉兩官表

明詔疊頒微躬失措臣仰惟建中迄宣和之極治庶績  
其凝隆興暨紹興之盛時一道相授舉綱撮要以大書  
於琬琰廣記備言以傳信於簡編蔚為盛世之宏模於  
赫丕天之景鑠陛下志勤法祖孝篤奉先趣二典之登  
宗慶三朝之備載凡豫纂修之列均霑渥洽之恩禮示  
追尊賞惟從厚顧臣駑鈍俾被寵光所宜上體於睠懷



其敢過形於矯拂俯循涯分實懼滿盈退念槩鈔曾微  
潤色昔者猥參於涉筆茲焉適會於成書事悉因人功  
無可錄忽拜出綸之寵驟膺陞秩之華太甚僥逾苦為  
難稱儻昧牢辭之誼決貽煩嘖之羞伏望皇帝陛下俯  
鑒忱誠收還誤寵豈特示明時詔爵謹持之意抑以追  
愚臣貪榮隕越之憂

謝掾荒轉官表

郡邑上凶荒之報寬未賜誅國家酬安集之勲誤膺進

律撫衆僅蘇於菜色拜恩惟切於汗顏揆厥超踰孰為報

稱

中謝

臣聞旱乾水溢雖古今代有之災政散民流繫師

帥不賢之過治有得失民為戚休仲舒稱長吏不明馴  
致羣生之寡遂孝宣謂與我共此亦見庶民之舉安使  
田家或棄於有年則刺史難逃於失職尚捐薄罰敢覲  
殊遷伏念臣本以書生誤叨器使八年在列三覲清光  
兩歲為州一無勞績徒有壯行之志不辭了事之癡念  
撫牧之既乖遂流行之致咎仰宵旰方勤於憂懼而謀

謨務極於哀矜發棠施推食之仁折券下蠲租之令大  
文仲勸分之術小周家散利之恩力軫窮民備殫荒政  
臣仰承德意祇服訓詞幸容河內之便宜深戒有司之  
莫告彼終歲雖勞於勤動而凶年獲免於死亡悉由大  
德之孚何有小臣之力遽叨增秩俾遣黜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惟德動天視民若子罔怠側身之懼常懷由  
己之思憫茲旱暵之邦盡布涵濡之澤誠踰翦爪配成  
湯克夏之仁政靡興師陋衛國討邢之舉夙緣眇迹僥

冒誤恩臣敢不益單厥心謹如始至自今歲其有茲幸  
及於小康投閒分之宜終莫酬於大造

謝覆按使轉官表

橋山肇役茂聞共事之能勲府酬庸乃冒遷官之寵控  
免弗俞於至再光榮已極於倍千刺骨銘恩熏心懷懼  
中謝竊以爵賞用勸貴無濫予之名事功曰勞必有可書  
之績儻具位僅同於衆職施功莫竟於成終亦在討論  
俾加崇獎此聖主示曲成之德在小臣忘冒受之慚既

為汗顏敢不稽首伏念臣曩由推擇濫被使令崇陵初  
肇於因山僊寢有嚴於卜兆羨封安壤偶更使於再行  
流壑秀巖實視成於初議甫求復命旋即歸休始既無  
用力之勞終蔑與告成之列忽十行之頒札晉三品以  
陞階雖避循牆莫回出綍自顧沈淪之陳迹更汙特異  
之殊榮惟甚僥踰曷為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思親  
篤孝逮下盡仁欲厲世之有權必使臣之以禮念其乏  
使曲憐簪履之餘程彼功書不棄山林之賤雖云散吏

亦賁美官臣戴恩如天思報無地里閭增耀新被寵以  
在身猷畝不忘惟祝釐而事上

謝除華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表

承大司徒之乏去甫控於二宜新真學士之名威俾宣  
於九折荷寵光之狎至知綿薄之難勝謝中伏念臣才匪

過人學徒泥古當聖明之述作際遇三朝備中外之使  
令棲遲二紀再玷周行之步武旋司商邑之浩穰碧落  
僊班寔叨曳履之列金華講籍尤為逢掖之榮凡厥踐

更悉歸親擢無九年之蓄漫久浣於地官取一障而乘  
嘗游干於天聽條膺誤渥誕錫明綸鈿軸璇題丕赫阜  
陵之懿石門劔閣往臨蜀道之雄寘乃西清而分西顧  
之憂微乎一介而當一面之寄欽惟聖意曲示褒揚豈  
伊愚臣所可徼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風行萬國日烜  
羣臣謹名器以昭至公攬權綱而恢獨斷謂臣久聯豹  
從則高其職以寵行知臣屢析虎符故選於衆而特舉  
九重恩厚一已命輕臣謹當國爾忘家心乎存闕作詩



而頌主德誓殫宣布之勤叱馭而盡臣忠敢有馳驅之  
畏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寵光過優震悸失措竊以進律之典朝廷所以旌有功  
因任之榮邦國所以詳已試既褒陞之惟允亦選任之  
咸精儻當黜而復遷或不能而後止人言弗恕臣責難  
逃伏念臣蒙國厚恩冒蜀重寄仰體一視同仁之德恪  
守中和俯徇羣蠻向化之誠務求安靖兩載徒勞於政

拙百為莫格於民貧凡可宣德意而廣上恩深欲策疲  
駑而効愚力竟成玩愒蔑著事功自從香火之緣亟被  
絲綸之詔益虞瘵曠忽拜晉除寶儲陞奎閣之班申命  
久帥垣之任小人而負且乘寧無盜思奪之之招馮婦  
之攘下車必有士者笑之之辱況已躋榮於三級豈容  
未歲而再遷偶寬百謫之誅莫追終朝之褫伏望皇帝  
陛下天心從欲聖度包荒惟賞以眡功恐終難於濫予  
雖譽有所試懼不及於前時畧反汗之小嫌畀祝釐之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寸祿少安愚分庶恆遠民

辭免除華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驟承隆委凜莫措躬竊以華學新班非當代名流不足以膺首擢全蜀重寄非公朝偉望不足以被親除苟下輕授受之間實上係顧憂之地如臣者庸庸寒士瑣瑣小才誤蒙聖神特達之知累畀中外劇繁之職心力雖盡績用靡聞重來漫涉於六年自詭願乘於一障俞音竟閱就列愈慚敢期渙號之頒全付坤維之重帝華內

閣莫高直學士之班蜀閩帥權茲實古方伯之任豈特  
地峻職優不勝忝竊深恐力小任重必負使令恍拜恩  
綸如臨淵谷欲望皇帝陛下重籌邊之寄篤舉遠之仁  
念謀帥為難儻擇能而改授則得人而治雖反汗以何  
嫌既昭名器之公抑謹蕃宣之選所有恩命臣未敢祇  
受

謝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到任表

坤維重寄謀帥獨高媯閭新班疏恩併及累月而走川

陸涓日以見吏民具布寬條敢陳初奏

謝中

臣竊以惟蜀

巨鎮厥今上游地控百蠻德裕著籌邊之績勢連三輔  
孔明存流馬之規兵民內藉於撫綏疆場外須於經理  
仰惟度德量能之始弄印實艱必有牧人馭衆之才出  
綸乃稱伏念臣學不足以通古事之變智不足以適時務  
之宜徒以樸忠累叨繁使虎符龍節更踐固多豹尾雞  
翹論思何補猥切身榮於曳履莫施心計於算鞭二千  
石以治民庶幾自詭三十國而有正曷敢冒居矧茲蜀

閩之嚴尤軫法宮之慮郡邑多而賦輿薄生齒衆而杼  
軸空乃以人微猥令任大非有寬顧憂之効得無負且  
乘之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包涵權尊總攬同仁  
一視未嘗邇泄而遠忘更治考功靡間外輕而內重謂  
臣出入越二紀之久知臣典故有一日之長魚佩奎文  
曲加臨遣龍光聖訓備極恩褒凡此叨踰難為稱塞臣  
敢不深謀固圉一意愛民覽八陣之形備究攘除之畧  
想二圖之畫益嚴險要之防勉繼前修擔殫報効

辭免賑濟有勞除徽猷閣學士表

恩榮遠暨驚懼交征伏念臣寒畯書生遭逢聖主十年  
繁劇何敢愛身萬里蕃宣不知為政方蜀郡有告饑之  
阨體朝家先惠遠之仁巡野之凋萬人悉遵王命荒政  
之聚十二徒竭心勞捐緡賑廩皆君父之恩揀蓄恤貧  
豈臣子之力忽冒貪功之賞急疏進律之恩徽文高學  
士之班渙號示藩臣之寵循牆偃僂貢牘周章欲望皇  
帝陛下濬發離明曲回乾造鑒由衷之忱請特示至公



畧反汗之微嫌俾安愚分

謝救荒進徽猷閣學士表

十二荒政以聚民莫名坤維之和氣萬里自天而錫命  
躡躋奎閣之崇班久虞司敗之誅乃冒涉明之典控辭  
弗獲登拜若驚謝中伏念臣猥自橐班誤分閭寄未寬殿  
角之顧忽慮溝中之危雖湯旱彌年孰測陰陽之潛運  
而堯民比屋恐傷天地之好生發粟散財蠲租折券凡  
此扣闕而有請捷乎如響之答聲盡歸君父之恩但知

報上辱在守臣之職何敢言功急疎進律之文遠勵為  
 藩之志袞袞有耀冰薄增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及  
 飛潛誠參化育沛然膏澤恐不被於一夫間者阻饑已  
 明見於萬里爰軫宸衷之念咸知帝力之加拯諸塗炭  
 之州已安南畝及此絲綸之下寔上西清臣敢不仰體  
 鴻私頻殫鷲鈍訖無反汗增光參井之墟惟有乞身冀  
 遂江湖之請

東塘集卷十四